

螢窓異草

螢窓異草二編卷四目錄

數烟

鏡兒

翠微娘子

徐之璧

女南柯

子都

大同妓

魏國夫人

姜千里

畫廊

螢窓異草二編卷四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 隨園老人 續評

關中 柳橋居士 重訂

裊烟

高郵長生鄧兆熊侍衛公兆熊弟也築一精室四壁圖書晨夕
坐臥其中非酌友罕得至一日深秋天空雲歛生誦讀少暇命
小奚橫笛而自倚歌以和之于是飲酒樂甚不覺沉醺乘醉命
騎將出游時蓋求凰未遂也恍惚出門馳騁街市過曲巷似有
人家其外戶飾以丹漆不甚軒敞大書一聯曰舞罷雲停岫歌
成柳轉鶯字迹柔媚語氣酷似青樓生遂駐馬不行忽一鬢頭
婢軋然啓關而出且自語曰予裊烟豈屑爲此者任汝百磨傲
螢窓異草二編

卷四 裊烟

骨終不可折生異之晚其風姿儼然絕代惟眉目間少存積垢
見其投東將往從之所乘忽中蹶撒然驚覺則在蕭齋榻上實
一夢也其心竟歷歷弗忘明年太夫人爲娶于巨室賢淑而美
然時以裊烟爲念至秋赴京省其兄所寓在正陽門外聞行偶
經一巷彷彿夢中舊游及過一門又酷似且雙扉緊閉依然赤
幅烏闌而十字聯珠綴于其上生因心訝及詢之人則故名妓
玉蘭之家也少時頗有盛名今老矣車馬稀疎畜一假女名裊
烟又爲惡少誘與偕逋迄今踪跡未獲以故深鎖院門不復見
客生旣得其詳疑裊烟必以不屈而死此皆鴛妓之飾說人未
及覺察耳歸見其兄請語南城巡視者公以事涉影嚮不之聽
生究不平乃與其僕私計之使僕冒爲裊烟之兄先往蘭家索

人不與遂訟之兩造具備生乃自具公服補牘申訴內言有婢
裊烟服役數載卽是僕之女弟爲奸人拐掠不知所往僕至京
師以事過妓館之門見婢立戶側瞥見乃兄卽避入其形容服
飾舉鑿鑿可據懇祈憲差搜捕云云時司南城侍衛爲某公捕
奸發伏甚著直名又悉爲寅執之弟華胄英年必無誕妄因以
嚴刑擬妓蘭懼始吐其實果緣裊烟不從鞭撻至屢一夕忽自
經而死人命非輕威逼有據遂不敢聲言私瘞于客座院中又
懼事洩托言逋逃而不知猶有其兄也今對烏臺情甘服罪公
命役往出女屍則面色如生猶未朽一時觀者如市莫不嘖嘖
歎息忽一人高冠盛服自外入撫屍大哭衆皆驚愕役詢之則
其女弟也役乃大笑爭詰其詳自言陸姓名仲昇曾掌案卷于

某部以吏員考授雜職今已及選有妹年十四適陸遠出其妻
性素悍凌虐之及夫將歸懼其憤訴乃乘其寐捲以席使人棄
之於野陸歸知之怒逐其婦而其妹究不可得事閱二年矣是
日陸僕往觀相驗一目卽逆歸告其主曰蘭家縊者當自我家
舅姑陸大驚趨往視之果其妹故哀慟如此役乃馳白某公公
甚疑訝命价延生來婉叩之生見真鼎已出遂笑而緬述其由
而獨隱夢遇一節公爲歎服由是都門任俠者咸慕生好義之
名願得納交陸更稱謝不置往來契密如舊相知生居京數月
辭兄旋里行及郭外墓田叢雜適柏署之役以公命送生乃指
一新塚告生曰此卽陸女也乃兄爲營此墓地喪具甚盛生聞
之心動遽命僕於近村覓得盃酒而自下騎酌之曰予爲卿洩

此沉寃卿故漠然無知耶語甫已覺襟裾有物纍纍下垂廻顧之又無所見乃復超乘而前至旅次步履周旋輒如此及寢則伏於衾側捫之渺然生心以爲異而不肯宣凡數十程皆如之亦習而不復介意比歸見母室家相聚因述其前事太夫人與細君莫不稱閱數日細君坐蓐生遂宿於精室夜已過半聞榻前窸窣有聲詢之則曰裊烟也生素嚮慕竟不之懼惟笑曰暮夜無燭安知非以汝給我考語未及終燈光四射燼者復燃果見女立於燭下花貌嫣然容粧富麗廻異夢中之慘淡且歛衽再拜曰裊烟以薄命之身初遭惡嫂次遇淫娼備極摧折之苦竊慮有玷先人綰梁自盡不意豪俠如君竟爲妾大白此寃久思圖報抱媿無媒復辱弔臨是用忘恥前自京畿附驥至今始

敢露形幸毋以陰濁爲嫌使妾得少酌高厚則又不世之惠矣
生聞言甚喜微詰曰鬼固無害乎女颯然答曰害誠有之亦視
乎其人耳以恩義而結縈繆鬼亦人也逞色慾而忘軀命人亦
鬼也況妾以一念堅貞久已超出鬼道君何患焉生遂欣然納
之及命之寢女固羞縮不前生強之乃笑曰抱白璧於生前而
碎明珠於死後微君之大德妾亦等於淫奔矣於是解衣共枕
交合之際退避逡巡已而流丹浹席無異生人翌日晨起遂以
環堵之宮爲藏嬌之室女雖白晝亦現形與生聚處惟不盥濯
不飲食是其所異他如倡隨之樂談讌之歡生亦身親享之矣
然以女故不與人通僮僕亦無敢踰檻幸生有靜癖舊常如此
故人並不甚疑之女不善歌因生學之一發聲而響遏行雲女

無他技因生習之一吹彈卽臻妙部清夜相對頗不寂寥生成
微聞之對曰竊在妓家雖未肄習而聲容節奏之妙亦心領會
但不屑爲之耳今對知己故不復藏拙亦情之所使也生以是
愈暱之女故識字生教之卽能通文暇輒浼生爲市金剛楞嚴
諸經跏趺坐誦恒至子夜不休及細君產後身健女乃義不當
夕曰妾在此如塵棲弱草而可奪人並蒂耶生不之聽女忽不
見生乃入內寢然值三五之期必宿於外與女爲歡如是者年
餘女忽笑謂生曰鬼亦生人豈不大異意者天許妾以此酬德
乎然不可復居於是矣生亦駭然而情不能舍亟叩其所之女
曰妾賴佛經洞徹本來再生以前乃天妃之侍兒也緣過失墮
落至此幸能矢志不甘風塵已爲故主所鑒將令仍還供職祇

爲君一脉在身是以少留明日君適近郭白楊樹下一穉裸物
是卽君之遺體君抱之歸如是云云人必信之君命中無令子
是兒尙能象賢毋自誤言訖揮淚訣別荏苒之間化爲淡煙而
滅生悲痛不勝如其言果得靈馨以反詐云棄兒命人乳哺亦
無疑及於此者比長耳目口鼻無不肖生戚族始以爲異生乃
稍稍述之聞者駭歎生後位至顯宦細君所生三子舉不甚克
家惟舅煙之兒名夢錫能繼書香登上第時仲昇宦游數年致
仕家居生父子皆官於京乃率甥往謁其舅並告以故悲喜相
交夢錫始識其外家自是鄧陸往來數世如姻婭云

外史氏曰女以不磨之貞而獨感生一語不能復堅情以義
生故也情可制而義不可泯故以鞭扑之威當之無懼色者

竟能溫柔嬌媚呈身奏技於夫子之前義之有所以致之非
初貞而後淪也然無生之俠腸生之義舉而徒思與鬼爲好
不第貞魂不屑來淫妖且立至矣欲求免於鬼手得乎而況
居然生子也耶

鏡兒

高僧邵本一卓錫靈隱戒行精嚴初名某陝人也少時爲邑庠
生慕吳楚人文之盛游學江左數年忽有所悟竟削髮逃禪輾
轉至越爲釋門尊宿杭人仰其名延至寺中卽今之所稱定心
大師者是已其子曰續師出時方始匍匐及長每以不識其父
爲恨間關兩江數數求之又往往相左此聞其在錢塘遂附舟
南下共載者爲一少年貌姣好如女子自言龔姓由京歸將返

山陰聞續之孝甚敬禮之兩人頗相莫逆迨至杭續得父之所
在亟往謁焉翼亦請從許之乃偕往甫及寺門早有一僧逆之
曰大師出定已知法嗣遠來但不宜與鏡兒俱請止之續茫然
而翼忽變色續覺其有異而思親念切亦不暇詰遂止翼於門
外獨入見及至法堂師方跌坐續本不能識僧語之曰此卽若
翁也續乃噉然大痛哭拜於膝下師麾之曰止止孽種勿爾汝
父甚安樂汝宜生歡喜心何作此態乃命之坐略詰戚族之長
者并同學諸故人續一一敬對師忽攢眉曰汝跋涉不易亦徵
孝心第來則自來如鏡兒輩何携之來溷老僧續亟起俯伏跪
白不知兼請其故師曰翼卽鏡兒之夫鏡兒乃其眷屬實一野
狐也愛慾牽纏兩不能舍旣藉汝之孝得以渡江又思窺伺老

僧冀吾片言以成永好鏡兒實在渠身邊以汝凡軀烏能見之
既而曰是狐頗風雅且識孝子吾固不惜此寸楮也命取黃紙
一條書數字付侍者囑曰持此予之勿令渠久溷淨地侍者將
命以出冀得之卽再拜而退續居寺中匝月師卽遣之曰歸奉
汝母猶之乎奉父也此非塵境可以久容俗跡續不欲旋返師
訶之乃行歸見其母康健猶昔承歡數載又念父復詣浙江則
師已掛單而南不知所往續因罔極恩深遂亦南行忽於山陰
道上遇一人裘馬翩翩驕從甚盛視之則故昔年同舟者也冀
見續卽棄騎拜伏道周曰孝子別來無恙續亟下拜相扶曰故
人何搗謙至此冀起曰喬梓之德實同天地每恨申報無由而
敢傲慢自尊乎因固請過其家續之私心亦思深求其異欣然

從之爰假驂乘並轡而前乃班荆之地去其居猶半日程途次
續微叩之龔亦不諱始悉龔本浙人其季父宦於京師攜以之
任肄業西北山中結廬數楹地絕幽雅一日冬初雪甚龔方攜
卷圍爐呿唔攻苦俄有一物如火團其色正赤烟燄尺餘自梁
而下就地旋轉無休一室生溫較前益熾龔大怖方疑祝融肆
虐將起奔避其光忽頓斂遽化爲人則一白髮嫗衣裙朴素拱
立於前益駭然知爲山間妖異避之倍亟嫗直前止之曰郎君
勿惶懼予非爲人禍者見子讀書岑寂家有弱女曰鏡兒頗耽
翰墨意將遣奉箕帚少領教益故爾倉卒請見未知肯容納否
龔更愕然心滋憂懼乃辭曰不才下士學未有成恐誤嫗之閨
愛且來踪詭秘惕惕於懷燕婉之求益非所願惟嫗憐而恕之

嫗性甚暴似不見聽卽怒曰我女天人也以耦小子自謂無可
推拒矣而乃喋喋若是豈以適纔之威不能付汝於煨燼乎言
次忤目相向睽閃如牛龔益惴惴正無如之何又見一婢艷粧
冶容自外入笑曰如此硬主婚反損人伉儷之情殊非善道請
卽歸鏡姑當自至又曰予固知嫗之風厲不克辨此扶而去之
嫗猶忿出門數武俱不見龔心膽幾碎將下山而雪迷蹊徑馬
不能行且僕之長者奉命入都運取薪米窩中自龔而外祇一
十二齡之童子復何能爲不得已而靜俟之死生在天而已及
夕雪少霽掩扉高臥權度此宵計將明日他徙然當驚悸之餘
寢不成寐旋聞彈指聲有人扣窗作歌曰歎空閨兮掩孤檠望
伊人兮違素誠伐柯伐柯兮其音丁丁果得相隨兮我願卿卿

聲甚嬌婉而餘韻悠揚儼有繞梁之勢翼知爲鏡兒穴窻窺之
雪色明於皎月則一小女子辮髮垂雲盈盈然立於檻外天寒
翠袖暮倚修竹差可髣髴其一二龔心竊憐之但爲前事所驚
不免首鼠究不敢出一言又聞女歌曰雪欲晴兮雲微鳥不宿
兮雙飛奈有人兮願孤悻我不見兮又空歸歌闕退步欲行意
甚悵悵龔遂不能自禁大呼曰卿之所卿者在此將安歸耶女
乃中止隔牖語之曰屢遭峻拒妾實汗顏故不得不歸豈真悻
悻欲返者龔亟披衣起榻啓扉延之徑携素手以入時殘燭未
燼燈下玩之肌不豐而玉膩貌不飾而花嬌一顰一笑婉婉可
人閨中實罕其匹因詢之曰所謂鏡兒殆卿耶使非惡撮合好
事之成已久矣鏡兒笑曰君固色膽巨者非妾自來好事真不

可望翼遂挽之就枕辭曰妾尙待年君姑毋譟因出一卷曰此妾之塗鴉媿無師授乞君爲我郢政之三日後妾來拜領幸無以詆碑見還言已再拜而退旋失所在翼閱所作風流秀艷語語醉心詰朝早起濡硃展卷評隲端詳因是無遷喬之意越二日鏡兒果夜至翼出卷授之曰幸不辱命但卿之珠玉令人不諛不能耳鏡兒翻閱數四輟然曰名下猶信無虛仍欲去翼遮留之代解衣帶鏡兒乃頽頽笑曰人當十五卽嫁王昌豈得謂非孽事已而海棠枝上得試新紅鏡兒雖嬌啼宛轉態若不勝然已極人間之樂矣歡好有間翼因詢嫗爲誰何答曰此妾結義之母渠自古姓野人家也翼曰其威頗令人震懼今言之尙覺股慄鏡兒哂曰以君今夕之威較之恐猶相去遠甚語次皆

大笑遂並頭熟寐侵晨前婢叩門而入翼因謝其解紛之德婢笑曰痴老嫗故不諳此子固謂非鏡姑自至不可俟女整衣奉之以去自此無夕不至繼繼日深鏡兒既嗜詩文兼饒韻致以所居湫隘且有僮僕不獲暢所欲爲往往枕上推敲牀頭辨難或採雅言以相譔或舉妙句而同吟語笑有聲聞至通宵不輟時年長之僕已返聞而訝之昧爽伺於戶外則主人倦臥門忽自啓且珊珊小步裙際風生窺之又茫無所覩乃大懼以爲地無居人此必鬼狐者流遂力勸翼歸翼不納僕又入都白之於翼之季父知爲妖惑遣使召之未發而鏡兒已覺是夕忽涕泣謂翼曰歡不永矣可奈何翼驚詢之對曰僕已洩吾事於主使來召君君歸當不復來將焉置妾翼亦悲歎因要鏡兒偕行辭

曰妾實不敢身本狐也吾儕各有畛域况

聖天子所都無

能擅往君不棄妾必也南旋而後可龔已深入溫柔亦難遽舍
惟問計將安出鏡兒曰妾有薄蓄足任舟車君但如妾所言則
故鄉可返奚必戀戀於茲土龔竟毅然從之乃與鏡兒謀不攜
一物悄然夜行僕本久留都中童子又垂頭而睡遂無有挽留
之者行約里許草際似有燈光隱隱雙炬旋暗復明龔指之以
爲人家鏡兒笑曰君之所畏者至矣亦太剝人面皮何竟咆哮
於此龔猶未解俄聞虎嘯聲響震山谷龔大驚幾墜崖下鏡兒
掖之曰有妾在何震恐乃爾乃呼曰兒與壻將他適承母玉成
異日歸當效反哺言未已虎忽潛踪龔心少定反戲曰昔假虎
威今日威可伏虎矣及抵山麓有村落暫假朝饔遂顯稱夫婦

人亦無自究詰鏡兒又出白金覓代步置衣裝竟紆道由京而南直抵通郡不日解纜登舟一帆南去迨其季父之召來龔早出山三日矣舟中龔與鏡兒志始得暢或滌甌茗戰或剪燭手談或舉詩書爲觴政成紀風景於行笥而分題限韵更唱迭和較前益爲豪放龔初猶強而後可繼且樂此不疲雖良友之晦明無以異焉行及下江將入浙界鏡兒忽愀然曰此地水神頗作梗妾不能渡須俟大福之人布帆乃能無恙龔詰其故則曰伍相范伯威靈素著非他神可比妾實憚之龔不之信乃未及揚帆巨浪全起陰霾匝地翳不見人龔大恐爲留五日適以扁舟至鏡兒卽色喜曰大德者至矣猶愈於厚福者也君能與之共濟雖百江神妾不憚也龔從其言適續正值易舟遂從中僊

愚使榜人招接之然自此鏡兒不復晝見語龔曰此人孝子諸天擁護妾若肆然無忌恐有不虞當謹避之故續與龔共載一舟究不知其携眷而游也比入大江之中波平水靜如履康莊數日遂抵杭續將登岸鏡兒先告龔曰若人之父高僧也妾至貴邑土神尙慮不容得師一言爲吾緩頰庶可與子偕老龔又唯唯因力請於續偕往謁師鏡兒又囑曰君之素筵妾所化也務冀袖中面師時妾自能言切記不可僞說龔亦領諾乃未入寺師早知之龔故不勝惶悚幸侍者齎片紙出視之有十字則一切水土諸神不得攔阻宛如官府之勘合龔乃大悅亟與鏡兒歸舟果無扞格至其家託言季父爲娶於京戚里莫不信之龔故早失怙恃於是以鏡兒主內政頗能持家且出金錢數萬

爲管田宅龔以驟富向未見其攜一文今乃取之不置亦可異
已是日龔爲續言極盡其詳薄暮始抵龔處則門庭黝煥儼然
素封揖續入盛筵相款鏡兒所誕之子歲已三週攜出見客眉
目之秀麗迥異恒兒由是可想見其母飲至夜分龔始別去供
帳之豐美益不待言翌日辭行龔亦不再援止惟曰道里遼闊
尊翁恐不克相值還時祈再過我一叙續唯唯龔送之郭外賸
以百金續不獲辭乃拜受南行至海不遇其父遂悵快旋歸復
至龔家龔適他出僕承主婦奉以一襲出之雪色晶瑩則一越
玉如意也僕又致詞曰藉此略酬高厚且取白華之義但君宜
遄歸否則太翁未遑反失太母而抱終天之恨矣續聞言甚驚
不及俟龔兼程而返歸至家其母果在床褥病已危篤見續歸

一笑而逝續始服鏡兒之先見每向人稱述其異聞者咸駭異
後翼有書來言因鏡兒憚於津梁遂不復求仕進優游畎畝以
盡天年獨本一之信杳然意者雪山成道已歸忉利之天續雖
至孝竟無由偕之以升不亦人生一大憾事耶

外史氏曰閒常觀劇至雷峰塔傳奇事雖不經而每恨法海
老髡敗人清興及聞此事老和尚甚諳人情當是第一尊活
佛出世而究其源本實出於儒乃有此惻隱仁恕之心不然
心既定矣又烏知鏡兒之爲鏡兒爲成此一段奇緣使之流
傳千古也哉

隨園老人曰兩事迴不相謀而合成一片幾於無縫天衣高
僧孝子傳中乃得此旖旎文字足稱奇觀不獨奇事

翠微娘子

時有跛叟精醫術應手如神所活者難更僕數生二子甲已授室乙尙孑然叟卒甲納婦言逐其弟不與同居乙怒控之於官甲之岳家又巨族爲之苞苴官竟不直乙斥爲傲弟笞之十數乙愈不能平夜挾白刃將往殺兄而兼屠其嫂行及閭側見其父策杖而來厲聲訶之曰畜產意欲何爲豈丈夫竟不克自立耶汝父幸有薄積汝等乃鬪墻至此倘無立錫若又將如何乙見父大慟哭拜於地嗚咽不能言叟撫其背曰兒勿悲西去數百里有翠微娘子者曾受我再生之恩汝往依之當不止於溫飽也言已不見乙乃揮涕而歸不再做拚生之想明日卽襤褸而行亦不往辭兄嫂卽兄嫂亦不意其有所之乙行數日詢之

人咸不識翠微娘子爲誰乙亦自謂父誑己天下必無是人遂止於旅邸不復前然已資斧告匱進退維谷矣正倉皇間聞旅人相語曰明夕宿處當有劇可觀盍過行因盛稱其聲容洋洋盈耳乙時方抱悶頓思一往以暢鬱懷乃復早旦啓行跋涉又將百里及至其處天尚未暝亦不謀所棲止先往觀焉適演千金記霸王揮戈韓侯命將場上幾無隙地而鉦鼓雷鳴教曹聒耳頗可洩人幽鬱乙鵠立衆中觀至終場甫思往覓郵亭忽一人揖而語之曰郎非跛翁之子乎翠微娘子固命予相俟久矣乙大喜實出望外視其人青衣矮帽狀若人僕亦不暇細詢惟詰曰娘子安在予實奉老父命敬來晉謁者其人亦大悅請與偕行由郵後約行半里許別有巨宅閤閤高峻棟宇巍峨門外

立健卒十餘皆披堅執銳環立森嚴又有小鹵簿幢幡雜色雲
 蜺攢花咸云娘子將往赴勝會乙遂震竦不敢前其人先入稟
 白有頃復出遽拜伏不起謝曰娘子未有明命我輩小人擅行
 儕伍禮冒瀆尊嚴恕之幸甚乙愕然罔知所措姑領之其人又
 跪白曰娘子適將他往乘輿已駕不能因佳客弗行請暫居別
 館少進晚餐娘子去當亟返也遂導乙入門曲折至一院華屋
 儼整園以崇垣其中燈火之輝煌鋪陳之富麗非巨家莫能有
 內設一繩床錦褥累寸其人延乙坐乙覺足下溫爽不類磚石
 俯窺之則以氍毹飾地五色燦然益驚詫不已未幾車馬喧囂
 輾輾遠聽娘子已出游矣乙坐未久卽有妖鬟十數咸來叩叅
 而前之接引者遂亦辭出比及進食侍婢益夥且作樂於堦下

簫管悠揚不知何曲席前燃巨燭每供一饌婢輒報其名爲數甚多備極珍錯之品乙至此反若無下箸處在己亦不覺茫然乃乙少從天戒不善飲略進一卮卽已微醺遽命飯食之至飽甫起離席聞羣婢譁曰娘子歸矣又許時有人來速客曰娘子請相見乙從之行由院落而東曲廊宛轉花徑縈迴良久始達內第處處皆燃紗籠光明如晝第中一花一木無不瞭如觀掌已而深入閨闔益更氣象香霧空濛燈光輝映巨室五楹偏垂繡幌其堦以美石爲之朱闌旋繞兩廡盡掛珠燈可以鑒人眉宇乙未入娘子早逆於簾外嚶嚀而言曰前承阿翁不棄以寶釵爲聘許主蘋蘩妾守此盟已久而君竟未辱臨幾令妾有白頭之歎今幸惠然肯來願無廢阿翁成命乙茫然都不解爲何

語惟凝睇娘子美如畫圖冠五鳳之冠衣七寶之衣裝束一如
僊子且云翁意昭合叟言遂唯唯升階徑入其室呆立四望鋪
設如新而光怪陸離舉不能識其物中楹設沉香小榻娘子遜
乙對坐又謝曰適爲本境諸官長以妙部見招猝遇郎至又不
獲辭是以未卽樞迎褻嫚之愆諒亦鑒原乙復唯唯莫措一詞
侍兒皆掩口竊笑居無何自外傳報曰土穀諸神咸集堂上候
見新貴人乙始大駭娘子乃起曰君勿驚疑妾因相禮無人特
語諸公願來相助此皆翁之友執君當以禮謁見卽命諸婢中
一齒長者曰汝引郎去薰沐更衣少習揖遜之節子出前庭陪
待衆賓少頃卽來相請婢領諾導乙入屏後轉折至一室排闥
而入香氣蒸騰蘭湯馥郁婢侍乙解衣見其私不禁胡盧曰鄉

問人果具雄材但何不雅之甚乙亦爲之失笑浴竟婢進衣履
皆華美異常乙著之如負芒刺久而始安婢又引至內堂俾乙
習禮口授而身示之至再至三然後步之促者微緩腰之勁者
稍柔婢撫掌曰此亦可謂風流佳婿矣於是羣婢觀者皆笑不
能仰儀節旣爛漏下三鼓娘子已命人速之數四衆婢乃簇乙
出廳事以上紅燭高燒乙亦不遑諦視娘子命與衆賓相晤其
衣冠亦類時人絕無所謂簪紳袍笏者凡四人娘子一一指示
一司農一田祖其二則社神山神也衆神少致款曲卽請乙與
娘子並立細樂迭奏交拜成禮賓卽告退娘子亦不款留惟送
至簷際曰暮夜不恭詰朝再當申謝賓旣盡去娘子始偕乙入
至向者相見之室東側一櫺早已肆筵相俟乙覺深邃勝前而

華縟尤難名狀帳以蛟綃席以蜀錦衾褥之香奩蘭桂之氤氲
實屬人間天上焉少飲盃卮婢卽撤去娘子忽嬌羞無主乙強
之入帷緩鬆繡帶旣已雲低及解羅裳不禁玉粟乃忽忽先入
衾底乙亦去衣就枕方將好合俄聞羣婢大噪曰妖將入室一
時啼聲號聲哀嘶聲乞命聲紛沓嘈雜由遠而近乙大驚將起
奔逸旣不忍捨此麗姿娘子又牢握其臂戰戰無片言乙不得
已白身負之而走娘子始呼曰左之乙遂趨左娘子又曰右之
乙更趨右幸室中皆有門戶灣環而出至一園別設雙扉乙啓
之出則菁葱遍野對面似有岡巒娘子猶曰行行乙乃力負娘
子升彼大阜而後止廻望第中赤燄燭天且格鬪之聲遙聞數
里娘子垂涕曰妮子輩皆爲我死矣乙驚定始詰其由答曰妾

非生人實本省城隍之第三女也父生時曾任貴邑闕家病疫而妾尤危篤賴阿翁投以良劑得以全活此德已時銘肺腑及父陞任某處經過大江遭水厄舟覆俱溺上帝念忠直且歿於王事俾得爲神而妾又以生前好道邂逅一女冠授以伏狐諸術因承父命鎮撫此方便羣妖不得逞妾之婢御皆狐也其所供具亦狐爲妾致之今竟爲妖所據情實不甘乙又詢曰妖何爲者獨不懼子乎答曰是亦一狐無怪乎君子相誚也此妖盤踞山谷千有餘齡道根深重妾至此羣小懾伏而渠獨強項且大言欲求予父附爲婚姻妾聞而益怒治之以法尙未帖然適尊翁過此以寶釵爲君納聘言君不日當來妾感生死之恩頓忘忌諱馳白父母預治喜筵不意此妖乃抵隙而來大肆猖獗

然亦行當殲滅矣乙因詢以己父之所在孀子曰阿翁爲某邑社神前已赴任無須思念語未已忽聞空中言曰阿父知姊遭盜劫業已委員擒治但阿姊旣墮慾界不合爲神可與耶同返鄉井創立室家以無負跛翁之雅語竟有一襲憑虛擲下且笑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予不耐與裸裎者相對亦從此逝矣乙大怖叩之娘子則其妹玉華小姑也娘子因笑曰爲郎絮絮聒人渾忘却兩無寸縷今爲妹見異日相遭當慙赧死遂啓襲出衣分著之天方昧爽娘子謂乙曰去之此地已無片瓦不足依戀請與郎歸故土乃把袂欲行乙雖得婦而悼其失家並慮己之無家也勉從之行未數武娘子曰足力有幾恐未能遠非代步不可指顧田間已有雙衛奔突而出控坐俱全娘子命乙共

乘之其馳如風轉瞬且數百里而邑門在望矣乙甚駭然及至
外郭娘子止之曰此地不城不郭儘可卜居無須前因棄騎相
與胥宇路側有一家屋爲兩瓊人盡他徙娘子曰可矣入視之
席地幕天唯四壁巋然屹立乙不覺大噱娘子正色曰是可棲
也俟吾婢來固居然輪奐矣乃強乙售驢於市得數金以供朝
炊比及乙歸其室修改觀雖無昔之壯麗亦修潔非故乙乃悅
入則果有二婢侍於娘子之側第皆縞衣綦巾無復向之妖艷
詢以往事同對曰妖已殄滅我輩不舍娘子故根尋至此餘人
仍居故宅幸無恙乙遂與娘子對食笑語歡然及夜定情則牀
帳臥具嶄然新製亦不解其從來晨起娘子語乙使覓屋主以
百金易其產屋主樂從娘子乃鳩工建木營造一新凡匝月而

就然梓匠雖司其事而結構之奇落成之速舉莫能測其由娘子出入無異恒人始亦荆釵裙布與乙指畫於其間人視之故一田家少婦也泊乎宅第已成則深居遠處美食華衣僕婢以百計食指日繁而既不求田又不問屋乃取之而裕如卽乙亦竊神之初甲知乙返且聞其娶於外鄉與婦皆笑之旣而聞其置產乃以爲奇數月閩邑喧傳咸稱巨富遂且信且疑謀之於婦因假餽問之名使婢往探之婢去竟日始歸告其主曰奉命往偵二娘子比至其門閤者禁不許入乃白主人姓字閤者恍然曰主人之兄是也令婢子少俟往返再三甫得入其屋宇之華什倍於我役使之衆亦什倍於我入見二娘子方坐一榻用綠帕引白雪獨兒閒戲於紅氍之上見婢子卽笑曰阿姆亦太

賈心遠迢迢使將若來殆思窺我夫婦也婢子因再拜敬陳主人意二娘子乃不復言婢子竊窺玉貌邑中實少其儔而衣飾之艷又目所未覩忽失聲曰阿叔大好福竟得偶天上人若娶於桑梓曾何有耶二娘子色似甚喜因留婢子飲食其馥饌之精美舉不識爲何物飯訖叔自外來迴非昔比其容闊綽而豐美其衣輕爽而光華從者皆小童其年約十三四鮮衣秀容及至中門俱散去叔見婢子若不相識婢子乃亟起拜見二娘子又從旁語之叔哂曰兄富翁嫂貴家何勞惠顧於我昔者數椽之屋旣不我容今日盤食之餽胡爲我賜豈謂蘇季子不終貧賤耶請卽璧還無勞驅斥言之色甚怒二娘子止之曰君勿爾爾論兄嫂之前情理宜請絕但阿翁之像在焉君爲人子旣婚

而未告父母妾爲人婦旣嫁而未謁舅姑此心不免歉然方將隨君廟見以全大禮今竟杜絕往來能不令九原心恫乎叔乃默然其色亦少解以婢子觀之亦如我家伉儷焉叔始笑謂婢子曰視余家所有者較之兄嫂爲何如婢子因極口贊美叔亦大悅共留婢子盤桓乃得徧覽其居處屋宇百餘有園亭足可娛目至暮又賜酒食始遣婢子歸濱行叔語曰爲告兄嫂三日後當率新婦一往也婢旣縷縷述之甲與婦皆驚異意其必來乃徧邀戚族張樂設飲至日拱伺於門外俄見駿馬香車倡隨而至男婦從者數十人及門娘子降輿先入見者皆貽以爲神仙乙見兄棄乘拜謁甲不覺慘然把手偕行乙遂與婦叅謁遺像乙頓觸心事大痛無聲良久始哭而起娘子又叅諸尊長具

贊見之儀珠繡凡十餘篋又別餽兄嫂甲與婦赧容受之事已
娘子卽告乙曰新婦素嬌貴不耐煩劇願先歸乙卽聽之甲婦
亦挽留不住登車而去乙亦不再流連孟卮弗沾辭叟遺像與
婦俱返因而里黨之衆皆不直甲議論詢詢夫婦幾置身無地
乙歸娘子卽言曰今日之舉足慰阿翁之心而吐郎君之氣矣
然世人少見多怪羣疑滿腹妾與君不可復居於此異日可致
兄嫂來以此區區者畀之妾請與君遨遊六合效陶朱之事君
以爲何如乙亦欣然願從遂折柬邀甲及其婦果偕來乙亦治
具相款酒酣乙起曰新婦實僊人不願久居塵濁弟將從之遠
遊敢以此中之所有爲兄嫂壽幸勿固辭甲與婦胥愕然因堅
留之乙遽出白刃長尺許擲地有聲慨然曰微父之慈此刃已

飽兄嫂之血因媿媿詳言悉其顛末甲與婦俱惴惴不能出聲
娘子忽謂乙曰裝束矣乙乃長笑與娘子同出從以向者二婢
共四騎南向而馳不知所往甲視其所居雖無金貝而倉箱之
富服物之華猶不下千鎰遂徙而處之乙之臧獲咸歸於甲及
生子不肖專務游蕩夫婦俱嘔氣而死子遂售其宅於人仍復
業醫家以粗給人以爲跛翁之遺澤猶未泯焉爾

外史氏曰兄嫂忘親弱弟懷刃叟之靈蓋惻然矣因爲之遠
訂姻盟陰結眷屬俾孽子大平其不平非正直爲神何能至
此而翠微娘子又女中之錚錚者也不以麤鄙爲嫌惟以恩
義爲重遂令天下之惡兄嫂聞之莫不心灰而氣絕故雖乙
之庸庸曾見嗤於康成婢子竟能拔劍斫地慷慨於判袂之

時抑亦豪矣余謂鴈行中斷不宜仍號以塹篋故以甲乙別之亦竊附於春秋正名之典云

徐之璧

明末有徐之璧者閩之巨商也常販生藥於湖湘間思宗十年遭獻忠之亂囊橐如洗竄跡荆南山中攀藤附葛忘其遠近偶見平坦之地因憊少息自念資本全虧歸鄉無路臨風長歎者久之遙聞木魚聲格格然似有梵宇時正苦饑因思就而乞餘少延殘喘遂力疾而起隨其聲響踪跡之曲折半里許路轉峯迴似有佳境視之則荆扉半啓茅舍清幽乃人家非蘭若也諦聽焉聲出於戶內因近而欵之卽有小童啓扇出問客何爲徐語以故隨入而稟復旋以壺殮來語之曰主人云此非善地飽螢窓異草二編

宜遠颺不可遂止於是徐駭其言且笑擊木魚誦經唄者竟出此語則世途之險仄可知食已還其器稱謝而退將返舊路又苦無可栖乃奮然曰與其飽於虎狼毋寧犯乎魑魅同一死也且祛予心之惑庶不至爲迷惘之鬼竟止於樹下不卽行視童則已闕扉入矣天將嚮晦木魚之聲益亟童亦絕不再出比及夜深山風刺骨徐正寒不可當俄見火光熒煌其巨如斗及門忽化爲異物朱鬣赤毛形狀若豕鷗張而入徐不禁股栗戰戰欲走又有黑氣若烤栳自北而南疾如奔馬及門亦化爲夜叉電目血口咩咩直入徐益大怖旣而思命之罔極與死爲鄰復何所惴惴更屏息以覘之旋有白虹長亘數十丈極天際地瀛立而來至則縮小化爲美丈夫白衣星冠猶長丈餘俯躬而入

徐連觀數異漠不動心反若穆王魚龍之戲一時聊作場上觀
亦奇人也已而木魚絕響門忽洞開遙聆笑語之聲宛似閨中
弱質心竊訝之湏臾小鬟四五輩貌皆妖艷以絳紗籠燭引麗
人出自門中睨之年可十八九雲衣寶髻裝束若仙色尤冠乎
其衆甫出離落卽聞一鬟語曰如斯良夜奈無明月何麗人微
笑有聲隨掣小鬟所持之燭舉袂一擲空際洞明光輝如白晝
徐稔爲真仙將出拜求其拯救而鬟有黠者早瞥見之亟白麗
人曰有俗客在此姑奈何遂炷其技麗人駭曰老父之占果應
耶不然山中三異阿誰見之不踉蹌而遁哉遂斂其法燭仍入
小鬟手中抽身亟返門庭寂然徐方懊恨緣慳而向之小童早
拔關而出呼曰客故未去乎主人相待可亟入見也徐大喜亟

整衣冠隨之入草庭三楹花竹森秀木魚經卷尙在案頭有頃
主人出年可七旬芝眉星目神采煥發扶杖而謝曰適做法
竊恐震駭嘉賓故命小童謝客不意君瞻自足包身反令老夫
慙赧無地徐亦拜伏曰逃竄餘生無可投止感蒙一飯恩戴二
天第以暮夜無歸故且瞑目待死非敢自詡其膽也過勞獎借
益切悚惶主人乃扶徐起延之賓席晤語甚歡徐因請其姓氏
答曰老夫元時訪道居此不出已歷三百餘稔矣歲久自忘其
族亦不復憶其名字邇來龍鍾特甚人因號之曰懵懂公老妻
弱女相偕同居久無塵世之想今晨偶起一數主有婚嫁之喜
心竊不欲因做術以壓之孰意天定勝人君竟流連不去其命
也夫徐聞言竊喜而故詰之公大笑曰君非懵懂者而乃索解

於老夫耶此事當不言喻矣徐因含笑起謝公命媼出見年約四十餘容猶少好而自云小公十齡真奇人也見訖肆筵款壻珍錯之品數十器而公猶自謙曰山家媼無兼味重貽老夫羞觥籌甫交媼卽入妝女遣之于歸悲泣之音微達於外公正色曰終不失爲地仙何戚戚如是因告徐曰本意留郎夫婦但此非俗境不可以設青廬故遣小女隨君去渠母子不舍是以啼耳徐本意得此息肩聞公言大失所望亟起白曰壻已四海無家願侍晨昏不欲返公搖首弗許曰去去自有佳處無何女粧已成小鬟擁之出見徐則卽頃之麗人也交拜成禮公乃取巨觥置於中雷謂女曰以此送若夫婦出山家園汝自能辨子不屑代作馬牛也女尙戀戀公與媼皆促之遂掩淚躍入倏已無

踪徐大駭公又遣壻不得已而登之恍惚中若墜重崖驚怖欲號張目視之此身已履坦途麗人早迎面而立因笑謂徐曰君一齷齪商何修乃作僊家壻耶實與君言子父母皆已千歲妾之壽亦僅少廿餘年今以夙孽不免配君異日不得與二親同證天仙者此也言之又浩歎再三徐遜謝觀其地則已在汀漳間蓋去故鄉伊邇矣徐欲歸里麗人不可曰兵革未厭卽此亦非我輩所可居乃與徐東行數十里擇一山僻之區麗人相視良久曰可矣拔鬢畔小釵指揮之旋成巨宅無煩堂構徐益信其仙攜腕同入床帷皆若夙備麗人一呼僕婢至集亦不識所自來命之供役無不恭謹有頃喜卮旣具相對共酌始悉其姓名則陶氏小字采春至夜歡好無異於常人而交合之際宛轉

不勝固一歲羸弱質也徐自是不出戶庭日惟與麗人坐語所談皆黃老之術徐習之既久漸能吐納後遂辟穀不食而自居此地理亂不知兵燹莫及徐亦自忘其故我約十餘年麗人忽謂徐曰滄桑大變妾與君幸在壺中今逢大聖人御世天下雍熙可出爲盛世氓矣徐亦不解其言相偕出門行未數武廻顧之屋宇渺然侍從皆歸於烏有乃大詫詢之麗人笑而弗答比至通衢辭徐欲返曰自侍巾櫛久虛定省今請歸寧父母五年後再當相晤也徐時已見道竟不挽留唯叮囑而別歸至故鄉桑柘盡廢親故無從尋訪執途人而詢之則明鼎已革海內婦於聖朝已五易春秋矣徐不勝歎惋遂無意人世結茅於九仙山日坐一室不食亦不出人間之頗不自隱且盡其詳螢窓異草二編

如是者五稔一夕居民皆聞木魚聲侵晨跡之其室則存其人
已杳遂相與歎息以爲仙去

外史氏曰世無懵懂神仙其自謂懵懂者皆不懵懂者也徐
以一時膽力遂結仙緣使見異而遷舍之徑去又安得有此
一段佳話耶自是君身有僊骨世人那得知其故徐之膽最
巨故亦得爲懵懂神仙

隨園老人曰世外桃源何咄咄逼人此仙乎鬼乎吾不能無
疑於是矣

女南柯

悟枕道人者杭州諸生黃履誠之季女也初名晚蘭幼聰慧三
歲卽能辨之無黃愛之若掌珠躬親教讀九齡授以杜詩一日

卽朗誦無遺若夙識者其宿穎殆由天授然善病自春至冬恒臥床蓐數次卽愈亦孱弱不支行則如柳絮風中坐亦若梨花雨後父母咸憂之及長姿態益妍臉艷朝霞眉橫遠嶂遙而睇之畫中人也且嫺詞章善吟咏有林下風致黃爲擇壻多未許可年二九標梅已屆不免悵然一日寒食隣母楊夫人約游花港諸女伴率皆閨秀載以蘭橈從以簫鼓見者俱眩目詫爲謫仙至則畫欄同倚翠簪俯觀旋見金鱗出沒五采繽紛諸女或以香餌擲之或以花片戲之嬌音嬉笑依稀柳浪之鶯唯蘭凝眸不語熟視衆魚倏則並鱖而去倏則御尾而還與波上下意甚恬適不覺喟然曰魚水之樂竟如此乎頓觸情懷不能自己俄有一巨魚長近三尺隱然若露頭角揚鬚鼓鬣色似赤金他螢窓異草二編

魚見之皆辟易諸女方錯愕聞魚至蘭前昂首如有所覩良久乃攸然而逝諸女譁曰黃家姊爲魚相去矣蘭赧然而心竊以爲異也已而興闌返乎舟中張樂設飲順流而東一時觥籌交錯簫管嗷嘈不須臾而解語之花無不少酣春色於是暫停杯罍隨意閒觀諸名媛有對兩峯比黛者有臨一泓整粧者有纖手搗管卽景賦詩者有素筵藏春凭舷笑客者蘭素質荏弱三爵後卽託故而起小憩篷窗侍兒以繡被覆之此時如海棠春睡矣夢境沉沉倏見二小鬟一衣緋一衣素皆婉婉善迎人意夾侍榻前低呼曰君夫人醒乎寡君相待久矣蘭不自由推衾而坐方將詢所從來衣緋者代爲掠髮衣素者代爲整衣皆極其恭謹旣而歛衽啓曰乘輿已駕請卽行蘭起欲辭主人衣素

者微哂曰何物老嫗亦勞貴人爲禮耶蘭默然衣緋者以目怒之似怪其失言乃更詞以對曰人正歡飲小君去恐淹留也能不重使人罪乎語甚溫婉蘭乃欣然甫出艙衣素者遽呼曰倌人來卽有金甲武士十餘擁翟茀上張幟蓋向前迎迓小鬟左右扶掖搦衣捧履俟蘭升輿訖乃自乘小川馬隨之蘭竊思豈父母爲我締姻今夕親迎耶第不知是何門楣竟炫燿至此正恟恟聞見所行皆非故道恍惚如在雲霧中耳畔水聲潏潏不已不辨爲何地行許時垂簾之外似有城郭小鬟卽褰帷稟曰諸大夫奉命郊迎內主蘭茫然旋聞唱名曰江湖大使臣某某招文學士臣某某敬謁小君蘭不得已以首領之小鬟卽傳曰諸卿遠迎勞苦請平身少頃又稟曰諸勳戚承制候迓貴人又

聞唱名曰骨鯁侯臣某某浪噴都尉臣某某鹽叅君夫人小鬟
卽代勞曰將軍跋涉艱辛請卽退其餘則丙穴太守楓葉令不
下數十員小鬟僅以策磨之不屑報也蘭從幔中窺覘或衣飛
魚服或披細鱗鎧簪紳俱分五色亦有赤白相間者印綬纍若
皆魚貫而退又許時聞呵殿聲則已行乎國中矣有間衣緋者
啓曰已至路門請夫人面見寡君蘭是時始覺羞澁小鬟挽之
降輿歷朱戶凡數重至一處雕楹刻桷堂陛巍峨卽聞殿上言
曰不穀待子久矣來何濡也小鬟命以俯伏蘭亦無敢仰視殿
上又言曰寡人依蒲國主也適出遊戲得覩玉容竊欲以中宮
之籀奉屈美人未識肯許我乎蘭赧顏悚懼不能對小鬟從傍
贊曰君夫人諾矣古詩不云乎盡在不語中殿上遽命平身小

變乃簇蘭升階蘭始展視其君冠明月之冠衣龍鱗之服年約
三旬風姿瀟灑神仙中人也左右皆小鬟輩衣以五采亦數十
餘人王乃命酒合卺設宴藻香殿殺核紛陳錦玉輝映王左蘭
右比目共筵教坊奏細樂以金爵牽紅交互而飲嘉禮告成對
酌歡叙又有梨園一隊以揭帖呈王王揀南柯記數折梨園乃
卽席搬演蘭嘿然王笑謂之曰我與卿今日亦同此奇遇也蘭
不能解無何蓮漏已催霓裳罷舞小鬟報曰三星在筐可以寢
矣乃以絳紗籠燭引王與蘭歸寢殿王執蘭手曰卿慕魚水之
樂耶寡人得子亦如魚得水耳因先解衣就枕小鬟等促蘭卽
粧蘭實覩覩衆遂代寬衣縷擁之入帳與王勉成歡好王因口
占以贈曰艷自生前得情從夢裏來早知魚水樂不羨楚陽臺

蘭性敏捷亦口占以酬之曰雨露花間過恩波枕畔來莫教執
扇冷勝築避風臺吟訖王大悅益深眷愛挽其項曰卿故今時
之道韞也蚤起晨粧小鬟進飛鳳之冠明珠之履翠鈿玉瑱錦
衣繡裳粧束一如妃主且藏其故者于笥曰敝帷不忘況君夫
人微時之服乎三朝王乃大饗羣臣號曰魚水宴賀者皆以詩
其中一律尤工麗詩曰星軒降自木蘭舟魚貫宮人詠好述水
國舊傳龍並戲湖邦今喜鳳來游雖欣在藻君臣樂莫爲忘筌
伉儷憂千古蘋蘩羞煥處禹門從此近河洲蘭諷詠再四深喜
之而未明所指王命蘭次其韻遂援筆立成曰深宮每愧濟川
舟須信干城亦好迷彤管不堪勞柱史卷阿何事擬仙游漫言
同夢無人戒也解司晨有客憂願把脫簪風折檻好將磐石固

滄洲王覽之贊曰詰誠得體無媿乎古之賢妃矣因出之以示羣臣皆歎服具表以賀蘭居宮中旬餘燕婉之求雖遂毛裏之愛難忘間時輒思憶父母王每出巡小鬟皆從去掖庭聞其無人益覺岑寂閱數日舊疾復作王憐之親視湯藥遂荒國政羣臣咸有諫章蘭乃力勸土出且曰昔之詩王不復記憶耶盍出視朝勿使外廷之人執我咎也王惟太息曰佳人難再得蘭見王鍾情實甚恐貽宮闈羞力疾而起王乃出見臣寮不崇朝而傾城之禍作矣烽燧告警上下憂虞王袖其疏入告蘭時蘭初病起視小鬟滌藥鐺而自拈象牙管鋪烏絲闌將和王建宮詞第二首卽樹頭樹底一絕也見王急起王顏色沮喪出袖中疏與之曰我夫婦何緣之慳耶蘭驚訝展視之略曰湖壩守將骨

鯁侯臣某爲強隣壓境飛章請援事前接吞舟國來書一緘內
言吾王新得麗人擅漢皋游女之姿具洛浦神人之美鄰封嚮
慕甚爲垂涎欲仿明妃遠嫁故事否則致動干戈如是云云臣
因其不遜叱去來使罔敢以聞今彼傾國興師惡等鯨鯢大如
魴鱖鱣鮪督其後鯢鱔舞其前且有擁劍之士三千兼饒升木
之卒半萬安瀾頓擣噴沫成波巨浸難容暴腮起浪唯唯而至
鏡湖爲之不明淒淒而來斷橋因之復續臣無任公子之智旣
難遏彼兇鋒空懷史大夫之忠祇慮搖我宗祚願王速決奇策
莫國家子涸轍之時萬勿坐昧先幾索臣等于枯魚之肆其表
語多類此不勝搖尾乞生之狀蘭閣訖霞暈于面栗生于肌泣
然曰王將奈何王嘖蹙曰我國寶尺澤之鮓安能與人量江海

之大哉然渠雖有挾而來吾寧葬于江魚腹中不能割所愛以餌敵也蘭沉思良久毅然曰妃有一語王請勿疑王之視妃與先王之宗廟孰重王曰廟重而妃之敵體亦不輕蘭曰不然妃在國中不過一婦人耳非有子孫承祧血食千載之重也爲王計者與其國破而妃擄毋寧棄妃以存國妃請爲王卻萬乘之強敵保一邦之黎庶竊比王嫡以報主知留取塚草之青更表貞風于不朽王以爲何如王大慘色變拂衣而出曰何來此不詳之語蘭遂不敢言未幾群臣惶惶交章請退願挂冠歸里以避釜鬻之危其意固在蘭也王不得已與蘭計曰寇深矣可若何對曰王實深之又若何若納妃言割衽席之愛寇早斂甲退矣王見其意決乃允其行馳書報敵仍宴于藻香殿以餞之蘭

謂小鬟曰我不可以艷粧往因索其故衣易之以出王執爵鳴咽曰妃行矣欲如曩者合歡之宴豈可得乎願妃善事新主勿以予爲念言已泣下蘭正色曰王是何言也豈猶不諒我心哉小童爲社稷有此一行恨不如虞美人刎頸王前以明已志然而此心可表異日自知王勿以漢王好色語妾也王慙謝蘭雖詞色激烈然已淚溢杯盈左右皆涕泣不能仰相對淒其離樽莫罄蘭因起辭行王將送之蘭沮之曰妃之往褻體已甚不可以再辱國君王乃止祇命向者二小鬟相送出境且曰別恨之深方寸已亂但恐鴻飛遵陸雁字難憑勉成一章爲妃作念遂吟曰一曲驪歌送畫輪鮫綃無復夢中春龍宮亦有毛延壽又把丹青悞美人蘭愀然曰昭君使人疑妾不可不使人信也因

口占以和其韻曰百結柔腸似轉輪羅衣雖忘漢宮春君王只
待香魂返莫費黃金贖美人吟成俯伏于王前涕泗交頤曰妃
不復生侍左右矣王亦把袂訣別悲不自勝蘭強起再拜辭王
而行甫出路門武夫已駕輿相候掩淚登之不敢迴顧小靈仍
策駒相隨至來時所稅之農郊諸大夫早望塵拱俟遂借驛亭
小憩群臣匍匐而前合詞以謝曰臣等胸無鱗甲復少藏書不
能爲王乘長風破巨浪致令逝梁之寇辱及君夫人死罪死罪
蘭亦權詞慰勞之因命筆大揮一律于壁曰故國辭雕輦他鄉
怯舞衣雲深宮樹遠水盡雁書稀欲墮鮫人淚羞隨介士旂惟
留香草在仿取漢明妃更附以一絕曰強將眉月渡滄波肯負
當年得寶歌雲雨若歸別岫去畫圖人面媿如何題畢群臣爭
螢窓異草二編

閱皆有慙色蘭遂行易車而騎亦乘小驢駒車仗騶從俱已返
 旆矣悽愴就道唯二小鬟相從又行許時似西湖放生池衣緋
 者啓曰不敢越境請從此辭蘭悵然乃脫左手指環與之曰以
 貽王無相憶也俄有皂衣人巨口碩腹凡數十輩見蘭踊躍曰
 妃主來矣吾王固終日望之也蘭此時義激于中奮不顧已叱
 之曰汝國不道拆我鸞鳳猶妄冀綢繆耶因以騎授鬟曰不可
 使敵秣吾駒語未終輕身一躍遽赴清流恍惚中猶聞小鬟號
 救聲凝睇四望則枕藉乎舟中已霍然寤矣驚悸久之香液濕
 襦始知其夢時衆復歡譙左右無人蘭因自嘆曰簿命如斯夢
 固使我覺也遂萌出世想推枕而起斜日盈窗去臥時亦俄頃
 耳侍兒入見蘭已醒遽報主人復強之就席飛一觴來不飲也

哺一箸來不食也諸女伴叩之寂然嗤之漠然筵未及終適遇小艇竟託疾乘之先返歸至家臥而不起父母詢其故靦然不言惟請出家爲女道士父母怪之固詰焉竟以實告父味其所言遽誦毛詩二句曰魚在于藻依于其蒲兒游花港殆有所思乎此固頌首莘尾者也蘭詳其詩文果似于淵之類而靡他之志彌堅仍固請之父笑曰此夢也兒何鱣鯉不分蘭曰然斯固非真抑安知真不似夢且兒旣爲夢中羅敷又可作使君新婦乎父仍堅執不許遂負氣絕粒勉從之始食竟以女冠入棲鶴觀中而自易其名曰悟枕言從枕上得悟也起居一室不見人惟閨中良友得謁焉錢塘令陳公蒞任時內子陸孺人亦閨中閨秀也慕其名時一過從因得其梗槩爲作魚水緣傳奇至今

猶贈炙人口焉

外史氏曰嘗讀玉茗南柯憎其似幻而不似真蓋凡人夢中啼笑不可謂之無情夢固由情而生也女之始遇則苧蘿西子也繼則帳中李夫人也一變而爲王嬙再變而爲綠珠夢中之憂樂身實受之猶可謂無情乎惟其有情故臨池而感推枕而悟總不出情字之中而樂則極其纏綿憂亦不勝憤懣夢中人旣不自禁醒時人亦不自解于是超出情關猛登道岸豈真曰魚我所欲也而以其身殉之哉

隨園老人曰昭君當殿請行千古爲之隕涕今讀此傳覺女荆卿之壯遠勝于雌子卿之悲世固無此事而閨閣不可無此人

子都

河南某邑宰素有龍陽之癖門役侍從多擇美少年內署經旬不入人多病之辛巳歲奉憲檄飭委巡視河隄凡有餘桃愛者無不携以隨行日惟學魏公子多飲醇酒但不近婦人而比頑童隄之潰與不潰工之堅與不堅弗問也風聞于上官督誡者屢矣而不能奪其所好將行叅劾又事涉曖昧乃檄守河南吳公盡拘其厮養而易以面目可憎者宰迫于憲命無如之何強起視工藉以排遣一退食則鰲而黑麻而鬚鬢條戚施者夾侍左右較之曲眉豐頰便體清聲其妍媸尙堪數計耶子是一石始醉者一斗亦醉而潘河陽復爲陶彭澤矣一夕新魄懸鉤屏人獨步有酒無歡頓萌月白風清之感忽聞叢竹中吃吃似有



笑聲以其地爲公廨或有郵亭女子雖違心之遇亦可以舍後而趨前及撥疎篁視之則二童子隱身子檀欒深處捋袴爲歡彼此相黝益覺喜動顏色因悄然而前思爲一箭雙鵰之計其一聞脩籊籊知有人來早蒼黃如脫兔穿竹而遁其一方俯躬跼踖旁若無人及宰至始赧顏欲避則已懼羅不遠矣宰牽其腕同出瑯玕就月諦觀年可十四五蓮花生面美玉琢肌乃大喜如獲琪璧問厥姓名俛而不答徑擁致于室久疎情事不暇溫存續尾之餘較前尤覺鮮美益大悅喜問之曰彼狡童兮亦有此樂乎赧然答曰我子都也君爲寤生十世身故假此以溫舊好豈真有所樂而爲之哉宰喜其言益嬖之至旦辭去曰恐貽官箴羞我且歸自是無夕不至與談東遷事歷歷瞭如

指掌愈信其非謬又詢彼童子何人欲兼致之對曰渠爲申侯
自楚至此今歸矣後數月公事告竣宰將歸童來辭曰相聚無
幾又將判袂人生固多別離也願公毋苦憶予宰欲強之同行
童曰新歲自來望公今尙不暇言已經去宰遂發吳公盡還其
艾豸歸途不能無事抵署則形如槁木矣未幾遂病漸以不起
明年春忽夢童來曰衛靈公當交代可行矣宰遂卒繼任某公
亦多斷袖之好尤嬖某班中一旦人以爲子瑕後身云

外史氏曰宰旣沒可埋之後庭以遂其喜臀之性昔有人好
掉文謂雞爲鳥謂厠爲糞謂撈爲取謂坑爲窟他語多如此
類僕婢畏其鞭扑遂習慣以爲恒言一日雞雛落于淨坑乃
一僕見之倉忙入報曰糞窟中有鳥不取出則死矣聞者爲

之噴飯嗟乎死于此寃者多矣宰何迷不知悟耶因戲爲文
以祭之曰維公生性惡濕素心喜燥背水爲營嘗冀得竅擊
破玉壺生開鳥道舐痔多時頓臻佳妙潤灌醍醐洞穿丹竈
直搗黃龍隱微俱到水火抽添陸舟盪杳無如何耶之粉對
面難沾令史之香反脣甫要與君並頭直如顛倒與子同矛
詎免暴跳迨至披靡空勞匠造不能胚胎盡付坑窖樂此不
疲自稱篤好漸且齷齪參苓莫效一旦罹白虎之殃須臾來
青蠅之弔後庭玉樹轉瞬丟開滿縣名花撒手拋掉中山之
錦得意疾馳鏡臺之鸞渾身素縞倘有遺孤尙堪卵抱若無
似續阿誰倚靠涕泣窮途呼天莫告更有狡童胙髓爲盜胡
不早回心尋彼糟糠貌生則同衾死亦共嶠綿厥子孫長奉

祠廟公竟漠然予空悲悼嗚呼哀哉付之一笑

大同妓

大同某姬勾欄妙選也自言曾遇異人能知人前世事姬因自述生平果何孽而墮落至此其人授以一函使枕之即可自知姬如其言甫假寐身忽矯健輕捷如揉自顧則毫長寸許蓋狐也正得意踰躍間忽一神鴈蔽天而來姬空疾視突以利爪碎其顛奄然遂斃乃魂甫離軀卽有急足隸以黑索繫之去從至一府第狀如公署同類者十餘咸在焉隸驅之入堂陞森嚴吏役羅列又有冠男子數十人形消骨立面色痿黃唯巨目如牛歔歔然相視而已睨之似有識者乃與衆狐皆搖尾作乞憐狀須臾堂上六告曰若不合魅死某某今宜償之狐同聲籲屈言

某實貪淫非盡我輩之辜願稍從末減堂上又躊躇良久始宣
言曰是誠有罪但令彼爲鴛而此爲妓報施庶乎不爽卽命虎
役以巨刃褫狐革血流殷地叫號乃寤其人索其兩袖之白去
始知今之施鞭箠而責財利者卽向之被累至死者也今之逞
狐媚而供脂膏者卽向之崇人莫生者也噫報亦巧矣

外史氏曰妓亦狐也狐而妓其伎倆必多將來又不知若何
償還矣使僅知狐以蠱人而爲妓獨不思蠱人之妓又將爲
何是猶鑿於前車而聽其後車之覆不亦多此躊躇也耶

魏國夫人

唐季祿山之亂六軍不發貴妃繼於佛寺三國夫人亦皆沒於
亂軍至宋元祐間洛陽張生因赴隴西省親道馬嵬古驛忽

弔遺跡大書一律于壁曰金屋香消艷色空可憐羞對上陽東
當年鳳鴛徒懷恨此日金車不再逢號國蛾眉悲曉月太真羅
襪冷西風祇餘行客題詩處賺得幽魂淚點紅題畢出驛旣已
夕陽在山策馬而行蒼黃失道聞路旁低語曰尖嘴生來矣驚
視之時已昏暝見一青衣妖婢自斷烟叢棘中出斂衽致詞曰
夫人輩辱承珠玉媿無以報請枉駕聊作竟夕之談生曰夫人
爲誰答曰卽號國姊妹是也生素不羈雖心知其鬼絕不惴惴
慨然從之行約半里許果見高第連雲如王侯貴人家至卽有
蒼頭數輩接策繫駒禁如也青衣入報少頃卽來速客生整衣
隨入重門以內徧燃巨燭第火色青熒絕不類人世間物及至
廣庭則珠簾低亞椒霧氤氳青衣又入稟復始延生入庭中設

四筵先有二美人在座一衣碧綃年約四旬而丰韻猶存一衣藕色衫窗甚稚貌亦姝麗皆以羅巾護頤青衣曰此秦韓二國夫人也生再拜夫人俱答拜三釀就坐美婢卽以茗進生飲之味絕清芬茶已秦國首言曰愚姊妹自遭天寶之亂避居于此雖時殊世異賴有賢地主頗不岑寂適閱壁上佳章又添忤悵故屈尊客來一談幸勿疑忌生遂謝曰嚙語盲詞唐突殊甚不實狂生幸甚反賜寵召實出非望謙抑間韓國微哂曰詩則佳矣何獨遺我二人豈真爲張祜一絕所惑耶秦國亦笑曰渾忘却佳客辱臨奈何意中人反不一晤遽命青衣速請虢國夫人來因告生曰渠以君詩有金車不逢蛾眉曉月之句竟慙赧不欲相見生笑解曰此正狂生欲羨處豈夫人反不見諒語未竟

香風冉冉自屏後出則虢國夫人至矣獨衣素亦以紅巾圍領含羞再拜掩袂無言睨之素面嫣然修蛾淡掃古人果不相欺也生目眩良久秦國以賓席遜客三國夫人主席相陪以玻璃爲盞其酒與之同色韓國語生曰君試嘗之此西涼之葡萄釀也俄有雙鬟十餘人衣羽衣簪柘枝簫管競奏不辨何曲虢國始言曰此霓裳第二疊予從阿環索得原譜費盡心力教習此數人一旦變起遂不復作今夕爲客奏之猶令人淒其欲絕因泫然泣下秦國止之曰妹勿作向隅態使客不歡吾聞李三郎在沉香亭賞牡丹青蓮學士應詔作清平調三章譜之絃管妙絕一時今夕嘉會奇逢幸有張君麗句何不亦使譜入又增一段佳話耶虢國稱妙乃以詩付衆鬟少停樂作卽壁上律也音

韻哀婉舉座歎賞既終一闋虢國酒酣情動眉目蕩然似有憐才暱就之意韓國覺之曰張生酷好蛾眉阿姊宜酌彩筆壁上詩卽溝中葉矣因笑而起促使二人合席兼以巨觥強生與虢國接吻秦國亦大笑乃命婢以絳紗籠燈引歸寢室始自去生此時不克自主相攜登榻而角枕繁兮錦衾爛兮不復知人間之樂矣歡好有間虢國太息曰昔崔家千牛爲妖婢所誘明皇謂我曰何私藏男子孰知今果然耶時更漏將盡方起著衣歎聞人語紛拏青衣婢倉皇入報曰將軍來虢國香肌汗淫舉止失措促生出戶外避之旋見一人虬首狸身目光射電周身皆白毫無寸縷吼叫而入生匿于短垣屏息無敢出聲聞室中怒叱曰吾以汝曹無依收充下陳阿淫心不死耶決殺汝以洩吾

憤已而聞虢國哀號乞命生不忍乃大呼曰勿傷夫人有罪身
願當之語未終砰然有聲如山鳴谷應須臾寂無所見惟松楸
陰翳鴉鵲鳴噪東方日出矣驚愕良久遙聞蕭蕭聲踪跡得其
馬乘之以出及遇土人詢之則故楊國忠全家蒙塵處也因惶
恐而去

外史氏曰自古名姝艷鬼多有風流話柄供人劇談而多情
如虢國反獨無之似乎網漏子吞舟矣今得此事足見夫亦
未能忘情于地下亟登之以補舊聞之缺

隨園老人曰此一段酷似情史

姜千里

姜驥字千里閩之武孝廉也以輕財任俠取重鄉邦而里中無
螢窓異草二編

卷四虢國夫人

姜千里

三十五

賴之徒懾其威不敢肆者固已側目甚久孝廉自恃武勇亦殊不戒脩一日遇相者于門謂之曰君有橫禍者三盍避諸孝廉素不信數哂之而不答相者慙而退且自喟曰惜哉萬夫之敵而困于狐鼠也人皆莫喻其指居無何有偷兒踰垣夜入盜銀器數事去家人以告孝廉大恚曰若敢盜我姜千里耶將窮致之而猶未獲其人未幾姑媪引夫婦二人來言欲投靠爲僕婢孝廉視其夫則虬髯虎面絕類健兒婦亦粗壯異常堅強有力詢其名曰吳姓行四婦則馬氏女濟上人也因歲飢至此資斧告絕故願質身爲主人傭作希冀果腹他無所望孝廉坦然留之其實則黷盜也于是易名爲吳吉殷勤服役男女皆力作孝廉深喜之旬餘後孝廉偶抱微恙夜深熟寐爲鬪聲驚覺視之

火光灼牖人語喧囂詢之則吳僕禦寇已鬪于院中矣將起親往細君夙饒智慧亟止之曰暮夜倉卒主人不可獨行俄聞叩戶聲甚急語曰予夫受創將死主人何猶高臥耶諦聽焉果吳僕之婦孝廉深恥其言披衣起暗中覓得其械拔關將出細君又止之弗聽出見吳婦持挺屹立于戶外謂孝廉曰主人先行予將從往打賊孝廉壯之抵闕處賊衆十數方猝吳僕于地拳石交下孝廉挺械而前叱曰寇勿肆虐若不識我姜千里乎語未竟如有物痛擊其踝頽然頓仆蓋卽吳婦之所爲孝廉固不知也賊衆旣得孝廉毒手痛毆體無完膚孝廉強忍不嘶衆數之曰若卽姜千里耶何憊也吾曹與汝無涉乃強預他人事比余于毒哉孝廉始知爲銜怨者更禁口不號賊衆薪火于竈將

以炮烙細君聞而懼遣他僕以金帛奉之凡三返始飽其欲開
然如鳥獸散孝廉則已昏絕于地矣細君方命人扶掖而吳婦
竟力負孝廉入置之于榻曰好看視主人予往視予夫看猶餘
殘喘否也徑趨去細君心頗感之視孝廉旣已能言舉家爲之
額手明日使人視吳僕雖亦臥床不起而實無所苦孝廉夫婦
咸信其忠賚以酒食藥餌他僕卽有言者細君怒訶之曰渠不
恤其夫而顧吾夫且一男子誰肯負之于背耶益寵遇之孝廉
小愈耻爲戚黨笑秘而不宣尋亦痊可吳僕健後輒夜出囊橐
充牣資用豐饒藉主人庇蔭亦無敢言者明年孝廉將赴公車
以諸僕爲無用獨攜吳與二僮行朱提論千彩緡無算皆付吳
以爲心膂腰弓矢乘騅出意氣甚盛行未二日程至某縣之野

林深地僻行旅絕踪孝廉頗有戒心呼吳曰前路險巖宜疾驅
吳笑曰主人今何懦耶某熟悉此道絕無荏苒跡卽令有之我
主僕豈無拳勇者孝廉喜其言遂按轡而進時已夕陽西下欲
聞草澤有嘯聲孝廉驚顧盜已蠶起凡數十人窄衣闊笠聯騎
而前謂孝廉曰姜驥汝今赴都取應耶囊中千金速借我卽聽
汝行不然則砧上之肉矣汝何能爲孝廉怒卽取魚服所懸者
將以金僕姑試之矢在弦上猶未發俄一利鏃如飛隼直貫左
臂痛入心脾遂不能執弓賊因譁然大噓廻顧之則吳僕控弦
縱馬風馳而來遙謂羣盜曰大哥輩坐收成效子爲此千里駒
心力俱殆矣衆皆聲謝孝廉頓悟其奸謀恨恨不已然自度莫
敵遂棄其行裝亟返轡賊羣逐之孝廉之騎絕駛賊不能及乃

以其背爲的攢射之孝廉負矢而馳雖不及顛已森然如蝟賊見去遠歎惋而回轡其輜重并二僮悉掠以去孝廉疾馳十數里馬亦重傷不克負荷蹶于途孝廉不知猶奔亦塔焉仆地瘡痍盡潰項背朱殷竟昏然不復人世迷惘中間有蹄蹴聲似有群騎馳騁而至猶疑爲追者竊自謂爲弗可生及近睨之騶從赫奕中一人冕而盛服狀如貴官見孝廉偃于路側顧其僕曰伊何人僕視之駭曰姜孝廉也爲盜刦死于此官曰姜孝廉當今之郭解也且祿籍未絕不可令其死乃探懷中以藥授僕僕下騎以手盡去其矢因褫其服敷以藥呼曰本邑城隍活汝矣言訖超乘而逝孝廉頓醒微覺背如負芒無甚苦仰觀于上則明河在天子夜將半乃起整衣視馬旣已氣絕遂踉蹌而行約

里許遙見燈光閃灼似有人家疾趨而就之至則茅屋數椽人方聚語其一酷似吳婦大言曰彼婦不從吾已殺之今函其首在是矣又曰一日縱敵數年之患汝曹何不善了事孝廉審知爲仇讐且恫妻死無辜憤填胸臆不復顧身索之腰祇餘一劍乃拔而仗之排撻突入曰鼠子何敢爲此已甚賊衆愕然方欲遁避及見其孤羣門之孝廉力誅一人以嬰傷不克抵敵棄劍而走賊廩黑暗亦不復追俱返室孝廉奔竄數百步見一小籬落徑踰之中有草堂燈火未熄主人猶夜績也至息未定卽聞戶內言曰若係偷兒耶夜色已深吾劍不屑再試矣孝廉奇其語因訴曰予中途遇盜者扶傷至此敬求一席地非爲肱篋來也內又自語曰予不懼此瑣瑣者旣急而相投盍納之其音清

婉似類婦人及啓扉果屬二八處子遽遜孝廉入視其室獐鹿之革幾盈四壁女方坐皋比而績意不過射獵之家耳女貌絕麗而神清觀之稜稜有霜氣詢其姓氏曰顧家小字阿惜母他出未歸因辟纊以待之不然寢矣乃謂孝廉曰視君之面儼然人也視君之背恍如新剝之豕創深若此何以能生孝廉脩述所遭女忿然作色曰不斷此輩之頭爲飲器情何以堪孝廉甚壯之女復詰孝廉何如人答曰武舉人女大笑曰以武科而不能弭盜其如擗管者何孝廉大慚女又曰本擬往殪羣兇爲君洩忿適老母不在無命不敢徑行客旣重傷不可耐請卽下榻于此妾別室俟母歸乃以皋比爲裊請孝廉臥已乃持藥而去孝廉倦極神疲昏睡達旦及覺忽聞院中語曰阿惜兒速來視

其革潑毛團直勞我搶攘一宵音似壯婦比入見孝廉驚曰虎
兒亦作此犬彘行耶予必殺之因厲聲呼女孝廉知其疑亟起
榻以背示之且語以故婦乃笑視之年約四旬狀貌魁梧不類
巾幗者流而睫毛甚長尤其所異亟敬而禮之婦亦答拜出視
廡下斑斑然果有死虎女正衝刃開剝益駭然詢所自得婦曰
西北山中半夜始獲之孝廉知其處蓋已負之百里矣愈爲之
改容因思大讐未雪孤立無援將借助于女中賁育乃以言挑
之曰姥居此雖無所虞頗寂寞如肯遷喬某有先人之敝廬幸
不淺隘似可以居薪水某自任之不愈于長宵跋涉哉婦微哂
曰君不言予亦有意今晨入室見君高臥意是輕薄兒誘吾女
爲不肖者不勝忿忿及見君背乃釋然第吾女尙穉不堪任家

事予盡出必得夕歸今欲以之累君子俾予得徜徉山谷間不
識肯容納否孝廉聞及婚媾涕出交頤慘然曰姥之命本不宜
辭但室人矢貞不渝爲寇所戕亡未旬日此事良不忍議婦默
然瞑息有頃笑曰君誤矣尊夫人宛然在室何來此不吉之言
孝廉堅執所聞婦曰然君姑旋返如瑤臺果傾予亦不送小妮
予于歸語未已女遽頽頽怒曰母勿絮絮聒人予自樂與母處
誰能隨一懦男子與人爭牀第歔耶婦訶之乃不敢言孝廉疑
信參半勉以壻禮見婦婦取衣衣壻卽烹虎肉爲餐食訖囑之
曰耶且歸故婦若在新婦亦將往矣孝廉感其言再拜而奔一
日夜始抵家足踵盡裂及門視僕輩舉止如常見孝廉反若錯
愕孝廉亟詢曰娘子在乎答曰在宅中入宅遇婢又詢之答曰

在室中孝廉入室則細君與阿惜方對坐見孝廉入起而逆之
曰姥來送新人妾卽知君返旆矣履險復夷可悲亦可慶也孝
廉始信婦言因詢曰家閒固無事耶細君乃緬述之蓋細君有
媵婢已配孝廉之僕某以其親信畀以筦鑰之司財賄胥在其
掌握孝廉遠行乃令婢與吳婦值宿壺中吳婦以計餌婢欲令
盜主貲瓜分而他往婢不從且將白于主吳婦怒殺之而竊其
匙席捲珍玩乘夜而遁及曙細君呼婢竟不應出視之吳婦杳
然而婢已喪其元細君大怖亟首之官勒限緝捕尙無影兆是
孝廉之所聞不從者以財而不以色且在婢而不在主也詰得
其實心乃安亦自陳其顛越闔室震駭始知吳與馬皆巨盜向
特墮其術中耳于是決策復讐孝廉將控之邑宰女獨毅然曰
螢窓異草二編

此曹何能了人事妾請易粧一行不徑旬而盜皆可得孝廉知其能故不復沮細君亟止之曰妹弱質何堪任此且好合在邇俟過吉期乃可行女笑曰姑留此身爲異日之券若婚而後往其誰信之至夜忽失所在門戶未啓罔知所之衆皆疑謔孝廉獨欣然始詢細君以女至之狀答曰自婢死人心惶惑搖搖如懸旌又未悉君之吉凶日夕縈念昨日侵晨忽有雙輿止于庭謂僕曰郎歸未新婦來矣妾出觀則母女也其母先陳婚約次爲妾言君事本末綦詳且曰郎亦將返我女從茲累若矣語畢卽行妾實不解其何自正愴恍間而君果至孝廉亦述其異因曰此殆紅線者流渠旣去吾事濟矣閱五日女果攜二僮負兩革囊以夜歸入室笑曰幸不辱命罪人皆得啓其一則吳夫婦

之首并婢子顙骨俱還驚詢之女曰妾易男兒粧從此間夜出
卽往從賊游盡得其詳則皆里中無賴與郎君有郤者非積盜
也唯吳夫婦久居濟上以禦人聞于時號稱吳一椎馬娘子兇
暴異常近因官司嚴捕遁迹于此羣小依之遂謀鬻身爲內應
而君乃受其荼毒妾知其實究未悉渠魁之所在因以劍術動
羣賊挽其汲引俱大悅卽令一賊導妾去至一墳莊則吳與馬
方共二僮歡飲妾試之以劍三寇皆殪二僮力白知爲君家人
始攜之完趙不然亦斃於劍下矣二僮乃述如君之神勇衆爲
咋舌爭視之玉貌昂藏雖香閨之秀實不啻萬夫之雄咸悅服
女又啓一囊珠玉充牣則不徒家之故物卽盜之積蓄亦同歸
衆益踊躍孝廉欲齎首赴官且報諸盜名女曰不可令人知妾

且君今日亦當使反側子自安孝廉遂止僅以其首祭婢並所乘之駒而後瘞之溷側曰此亦足當溺器矣後兩日有人報官言殺死無姓名三人于某村官以爲盜而不知真盜已獲也孝廉始與女合卺及寢女笑謂之曰向從姊言君今夕能無惑哉孝廉深服其智時己孟秋孝廉以場期甚迫遂不赴京唯使人訪問顧母之所在跡兆俱渺詢之女亦覩然不答數月後偶過鄰邑遇一顧姓間以女母詰之并舉女之乳名愕然曰此某之從妹也先季父狩獵山中邂逅一婦睫長而貌美且孔武有力遂悅之相攜以歸結爲伉儷期年生一女卽阿惜嗣因親族喋喋婦怒化爲野熊負女而去今計阿惜之年殆十有七歲矣君之所遇得無是耶孝廉見其昭合乃大喜要以至家使以兄妹

禮見女女亦不拒阿惜自是始識父家時一歸寧兩姓竟成姻
戚乃孝廉自遭三敗壯心頓灰不復干預人事人亦知其室有
劍仙懼不再逞此故明天啓五年事也孝廉至 國初猶存鬚
髮皓然而精神矍鑠每語人曰馬援傳不可不讀

外史氏曰太史公游俠一傳悞盡多少偉人究不若馬伏波
畫虎一語如晨鐘棒喝令人猛省孝廉以少年多事屢遭挫
辱使非得遇仙人其不類狗也幾希孝廉之武勇且然矧夫
爾勇伊何者耶

畫廊

昔有行旅數人長途跋涉偶經一廢寺小憩其中殿宇皆傾圮
瞿曇之像亦約略而知惟兩廊屹立煥然如新壁間繪事絕精

螢窓異草二編

卷四 姜千里 畫廊

四十二

而皆奇詭不可測衆歷觀之有美婦人濃粧跨虎者有粉骷髏
 艷服對鏡者有縛少年于銅柱而剗其心肝者有梓男子于火
 牀而烙其手足者有以金針剔丈夫之目者有以繡線紉良人
 之耳者有女首蛇身雙雙而糾纏一雄者有獅面狼牙耽耽而
 訶逐一雌者其衣冠者俱俛耳帖受其巾幘者率意氣自得他
 如剗膚吸髓剗肉舔癰不能悉數錯雜紛沓盈壁皆然不識爲
 何人所勦客中有好事者欲窮其異適有土人在側因詢之答
 曰此寺廢已百年子生也晚莫能深知但聞之長者云寺建于
 故明正德年間有一空上人卽其始卓錫者也募于邑中巨族
 凡三歲始竣其工寺成親繪此像于壁見者多攢眉香火因以
 寥落僧徒皆歸咎于上人人太息曰迷者不悟徒費婆心老

衲深受其荼毒故以筆代舌言之最悉今竟寢如充耳可奈何
衆以其僧也乃有親歷之說不禁目笑上人曰若輩疑我耶是
本有因子三世以前爲貴官廉隅自飭而聲色猶未能遠因一
愛姬之故誤出人死罪以致投閑卽歸田後又過聽姬言強預
一訟事致遭剝面之辱雖心竊銜之然當其至前一笑迴嘆至
死而不悟再世爲書生悅一鄰女渠亦目挑而手語之荏苒遂
與之私夜無虛夕斲喪過多遂患癆瘵不起牀褥之間猶以情
詞往來未及子死早已別嫁子亦齋恨而亡今世爲僧其始則
非僧也童年隨父遠涉江湖邂逅一女鬼相隨不去亦旣油枯
燈燼賴吾師以藥投之甫得更生又以雷震其妖頓化髑髏如
白雪因悟而從師苦修三十載禪定之中照見本來歷歷如此

因以爲愛河之寶筏慾海之迷津旣彼岸莫登予亦從此逝矣
言已散其徒衆以錫挂鉢而行瀕行以水一盂徧喫兩廊祝曰
寺無百年廊宜不朽人不回頭畫難罷手遂飄然自去去後有
他僧思新刹惡此阿堵欲去之鉏耰交加堅如鐵壁百方莫能
毀乃廢而不修今又百餘載毫無漫滅非佛力而何衆聞土人
言靡不三歎及出寺門天已薄暮因倉皇就道後不再過其地
竟不知廊之所終

外史氏曰禍水厲階自古爲烈歷覽載籍輒爲寒心有國者
且然有家者猶細事也然而大則殞命亡軀小亦敗名虧節
可不慎乎吾鄉有一巨家擁貲數萬累葉單傳至某幼失怙
恃親族魚肉視之賴老僕夫婦克相主人得以成立年十六

卽爲畢姻內人頗有殊色琴瑟甚調未免過于操縵日漸羸
尪老僕深以爲憂甲午夏某患時疫病綦危僕爲延某名醫
療治之旣得汗矣醫囑曰郎君先天旣弱後天復虧今值大
汗之餘眞元盡失宜謹戒色慾方可有爲不然弗可救僕如
其言奉主婦出居某家躬親藥餌加意調攝不三日卽杖而
起乃某正屆壯年不耐岑寂舉目言笑無與爲歡遂不信醫
言而思婦不置初猶忤忤于牀第繼乃見之子形聲輒自作
主使人迎婦歸僕沮之怒且訶曰若欲代我離異耶僕不得
已逆主婦復還深慮僨事因命老妻伴宿實邏守之夜分二
榻使之各寢其一然後明燭默坐目不交睫如是者三夕防
閑可謂縝密已某不得少縱乃竊與婦謀貰酒市脯徧犒諸

侍者而尤力勸僕之妻不覺沉醉昏睡無知及醒則鴛鴦已及平明舊疾大作二日上視血色盡枯亟延醫至診之大驚可爲已竟不立方歎息而去僕使若守郎君今何至此耶因繼一晝夜而卒家貲瓜分子族姓輒流涕曰使先主人不血食予宋姓行六者服役于州郡爲人之如遺年六旬稍有餘貲又復擯斥于外同列亦多不齒年餘之語曰六娘子不狂六阿公不

醉昏睡無知及醒則鴛鴦已及平明舊疾大作二日上視曰房勞不慎內生邪風疾不敢斥主婦惟怒其妻曰子之流血而某竟以此不起甫婦亦他適僕每與人言及此之過也聞者盡爲惻然又有牛馬走有年矣故鄉妻孥棄納妾未三月而喪其明主人貧居一室無一聊生僚僕爲旨傳之以爲笑柄此二事皆

近所聞因妄以論語語改數字以著戒曰及其病也血氣未復戒之在色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色嗟嗟病老固不可不戒未病未老者顧可漫不知戒耶

螢窓異草二編卷四終